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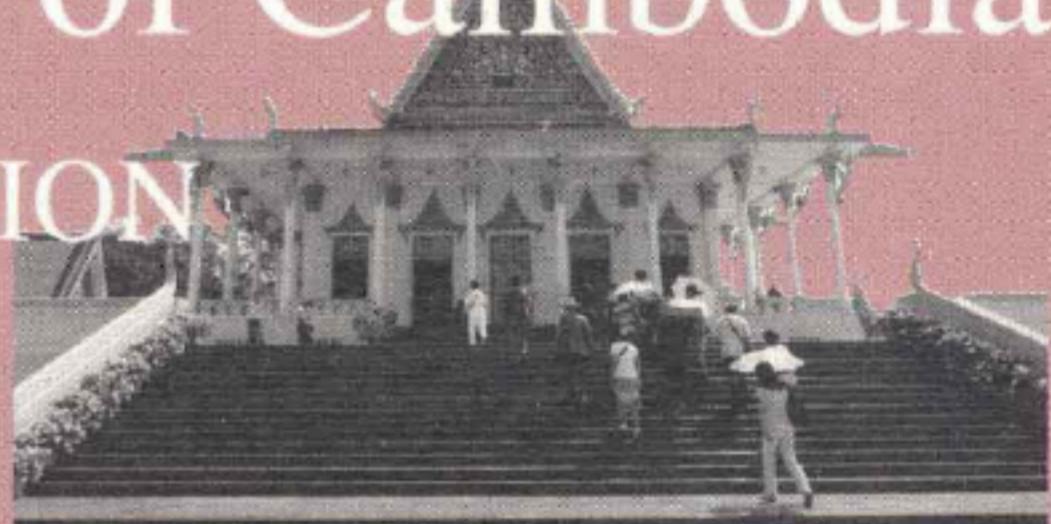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4版

柬埔寨史

大卫·钱德勒 著 许亮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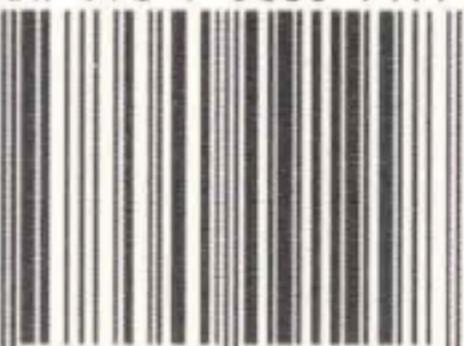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ambodia
FOURTH EDITION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A History of Cambodia
FOURTH EDITION

ISBN 978-7-5000-9199-8



9 787500 091998 >

定价：42.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第4版

柬埔寨史

大卫·钱德勒 著 许亮 译

A History of Cambodi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图字:01-2011-0511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under the title A History of Cambodia(4th ed.) by David Chandler.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Westview Press.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柬埔寨史/(美)钱德勒著;许亮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00 - 9199 - 8

(世界历史文库)

I . ①柬… II . ①钱… ②许… III . ①柬埔寨—历史 IV . ①K33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638 号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倪 亮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8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第4版前言

该书是 1983 年第一次出版的。非常感谢西维尤出版社（Westview）的斯蒂夫·卡塔拉诺（Steve Catalano）鼓励我对本书重新修改出版。卡塔拉诺先生最近才成为 Westview 众多富有才华而又热情助人的编辑之一，他一直同我就本书进行合作。我也非常感谢该项目的编辑凯·马瑞雅（Kay Mareia），以及汤姆·莱西（Tom Lacey）在排版编辑中的辛劳和帮助。跟此前的几版一样，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们。

该书的结构和总体路径保持未变，但我重新编订了第 2、3、4 和 5 章的内容，以反映出 2000 年第 3 版出版以来所发表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参考了“大吴哥项目”、克劳德·雅克（Claude Jacques）、克里斯托夫·鲍狄埃（Christophe Pottier）、阿什利·汤姆森（Ashley Thompson）和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书中其他内容我也努力与最新学术成果保持一致。书中最后几页涉及 2000 年以来的最新事件，这得益于对柬埔寨的几次访问和同很多人的讨论，包括埃里克·戴维斯（Erik Davis）、尤张（Youk Chhang）、彭妮·爱德华兹（Penny Edwards）、凯特·弗里森（Kate Frieson）、斯蒂夫·赫德（Steve Heder）、唐·詹姆森（Don Jameson）、约翰·马森（John Marston）、温姜（Un Kheang）和金·塞德瑞（Kim Sedara）。

我对柬埔寨的研究兴趣已有近半个世纪，在学术上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很高兴能在此表示感谢。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妻子苏珊（Susan），她是第一个鼓励我撰写本书的人，还有过世的保罗·穆斯（Paul Mus），他激发了我研究生阶段最初两年的研究兴趣。我还要感谢我以前的学生本·基尔南（Ben Kiernan）和约翰·塔利（John Tully），还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包括乔伊丝·克拉克（Joyce Clark）、克里斯托弗·哥斯查（Christopher Goscha）、安妮·汉森（Anne Hansen）、亚历山大·欣顿（Alexander Hinton）、海伦·杰瑟普（Helen Jessup）、亚历山大·肯特（Alexander Kent）、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朱迪·莱杰伍德（Judy Ledgerwood）、易安·马伯特（Ian Mabbett）、米尔顿·奥斯本（Milton Osborne）、萨弗罗斯·波（Saveros Pou）、莱昂内尔·韦龙（Lionel Vairon）、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和海勒姆·伍德沃德（Hiram Woodward）。名单应该更长。正如保罗·穆斯生动地写道：“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事业。”

2005年，本书第3版在高棉语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色地翻译成高棉文，译本在柬埔寨人中引起兴趣，这让我深感欣慰，我希望一些读过译本的人将来能够成为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学家。

最后，我要用几行文字来表达我对最近去世的五位亲切且富有才华的学术旅伴的哀悼之情。他们是梅·埃比哈瑞（May Ebihara）、理查德·梅尔维尔（Richard Melville）、英格丽德·穆安（Ingrid Muan）、雅克·内波特（Jacques Népote）和戴维·怀亚特（David Wyatt）。我思念他们的友谊、他们的陪伴和他们的对柬埔寨历史与文化的真知灼见。

大卫·钱德勒

2007年2月

墨尔本，澳大利亚

插图目录

- 柬埔寨地图 / 1
- 在磅湛省附近森林中出土的公元9世纪塑像
(图片提供:作者) / 31
- 磅湛省附近森林中被遗弃的公元9世纪塑像
(图片提供:作者[1962]) / 32
- 公元9世纪的柬埔寨碑文(图片提供:克劳德·雅克) / 37
- 公元9世纪波列科寺的守护神(图片提供:沃尔特·维特) / 53
- 建于公元11世纪托玛依寺庙中的一座天神(*thevoda*)像
(图片提供:作者) / 59
- 吴哥寺,建于12世纪,用于供奉毗湿奴。是世界上最大的
宗教建筑,从1953年以来,它的图像连续5次出现在
柬埔寨国旗中。(图片提供:罗杰·M. 史密斯) / 62
- 坐落在巴戎建于公元12世纪的阇耶跋摩七世的庙山
(图片提供:沃尔特·维特) / 67
- 巴戎寺中12世纪的浮雕,描绘了占人和高棉人之间的战斗
(图片提供:沃尔特·维特) / 74
- 1966年,在马德望省重新演出《罗摩衍那》
(图片提供:雅克·内波特) / 107
- 1961年磅士卑省一个稻作村落(图片提供:作者) / 119
- 1988年,一柬埔寨人在湄公河上撒渔网,这种捕鱼方法
几百年来保持未变(图片提供:克里斯汀·德拉蒙德) / 126
- 2006年的柬埔寨风景(图片提供:汤姆·钱德勒) / 144
- 1866年,西索瓦亲王及其随从(图片提供:法国国家图书馆) / 165
- 金边皇宫入口(图片提供:罗杰·史密斯) / 179
- 1970年金边空中俯视照片(图片提供:高棉共和国信息部) / 197
- 2003年金边的一名古典舞蹈员(图片提供:道格拉斯·奈文) / 212
- 这是1970年西哈努克被罢黜时出现在金边墙壁上的漫画
(图片提供:作者) / 243
- 1972年身穿革命服装的年轻女孩(图片提供:Serge Thion) / 245

1979 年泰柬边境上的民柬干部(图片提供:

布赖恩·L. 史蒂文斯) / 259

1979 年在金边附近挖掘出的民柬杀人场地(图片提供:

凯尔文·罗利) / 266

1980 年,一名柬埔寨妇女和越南士兵(图片提供:

格兰特·伊文思) / 270

2003 年暹粒省的僧侣(图片提供:道格拉斯·奈尔文) / 283

1996 年金边的男孩和一座桥(图片提供:

道格拉斯·奈尔文) / 289

第4版前言 / 1

插图目录 / 1

柬埔寨地图 / 1

第1章 导论 / 1

第2章 柬埔寨历史的起源 / 12

印度化 / 14

扶南 / 18

柬埔寨早期的政府和社会 / 27

第3章 吴哥的王权与社会 / 35

吴哥历史的资料来源 / 36

阇耶跋摩二世和吴哥王朝的建立 / 38

耶输跋摩和他的继任者 / 41

吴哥王权 / 53

吴哥寺 / 57

第4章 閑耶跋摩七世与13世纪危机 / 65

閑耶跋摩七世和佛教王国 / 66

閑耶跋摩七世的寺庙 / 73

上座部佛教与13世纪危机 / 80

周达观关于吴哥的记载(1296—1297年) / 82

第5章 吴哥之后的柬埔寨 / 88
从吴哥到金边的迁移 / 89
十五六世纪的柬埔寨 / 93
17世纪柬埔寨的价值观念 / 103
越南人和泰人在柬埔寨的活动 / 110
结论 / 113
第6章 1794—1848年柬埔寨国家、社会和对外关系 / 115
社会与经济 / 116
保护制度和政府 / 122
高层官吏 / 127
柬埔寨与越南、暹罗的关系 / 133
第7章 19世纪危机 / 138
越南控制柬埔寨 / 139
1835—1840年柬埔寨越南化 / 147
暹罗和柬埔寨恢复独立 / 157
第8章 法国保护早期阶段 / 163
法国保护制度的建立 / 166
法国加强控制 / 170
西索瓦统治前期 / 176
第9章 1916—1945年柬埔寨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反应 / 182
1916年事件 / 182
法国驻扎官巴尔代遇刺事件 / 186
民族主义觉醒 / 189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196
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法国人重返柬埔寨 / 202
第10章 柬埔寨获得独立 / 206
政党的发展 / 207

左翼力量的增长 / 213
西哈努克和独立大业 / 219
第 11 章 从独立到内战 / 227
议会选举 / 227
西哈努克的政策 / 232
反对西哈努克 / 234
西哈努克的统治：一张平衡单 / 236
西哈努克统治地位下降 / 237
1970 年政变 / 242
高棉共和国慢慢走向崩溃 / 244
第 12 章 柬埔寨的革命 / 247
1975—1976 民柬的执政 / 250
四年计划 / 253
党内危机 / 256
柬越冲突 / 260
民柬倒台 / 263
第 13 章 1979 年后的柬埔寨 / 268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PRK)：早期阶段 / 268
反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 272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 274
越南撤军 / 275
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时期及之后 / 277
红色高棉的终结 / 280
1997 年军事政变 / 280
21 世纪的柬埔寨 / 284
结论 / 286
参考文献述评 / 291
索引 / 303

第1章 导论

本书大体考察了柬埔寨两千年的历史。第2—5章是关于18世纪之前的历史，剩下的几章是关于1794年到2007年的历史。

写作本书的一大原因是想弥补东南亚史学的一块空白。自1914年阿代马·勒克累（Adhémard Leclère）的《柬埔寨史》一书出版之后，就再没有一本关于柬埔寨通史的著作面世，^① 法文或英文的研究成果要么是局限在特定历史时期，要么是主要依靠第二手资料。^② 而且，在过去的约六十年里，勒克累的很多观点和历史断代——更不用说他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其他学者所修正，或者被新的文献所削弱，或者被考古发现所改变。鉴于柬埔寨的殖民时代在1953年结束，需要在此前历史的基础上对它进行认真分析，本书从第5章到第7章探讨的所谓中间时期，尽管明显是连接吴哥时期和现代柬埔寨之间的桥梁，但却经常被研究者所忽视。

也就是说，重新修订该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将对主要资料重新

① Adhémard Leclère, *Histoire du Cambodge* (Paris, 1914). 又见乔治·戈岱斯发表的评论 (*Bulletin de l'Ecole Franq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14 [1914]: 47–54)。

② 这样的成果包括：Martin Herz,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New York, 1958); David P. Chandler, *The Land and People of Cambodia* (New York, 1991)。又见 Ian Mabbett and David Chandler, *The Khmers* (Oxford, 1995); John Tully,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Sydney, 2006)。

检查，综合其他人的学术成果，并把自己主要关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研究成果纳入整个历史框架中。我的想法是，这本书主要是面向非专业读者和大学本科生的。

本书探讨了多个主题。其中一个是有关夹在泰国和越南之间的地理位置对柬埔寨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该议题从 18 世纪后半叶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要，但在近期其重要性有所减弱。本书将在第 6 章和第 7 章对该主题进行详细讨论。从 18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两大敌对邻国的出现迫使爱好争吵的柬埔寨统治精英要么两强选其一，要么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企图保持中立，这一情况持续了 200 年。19 世纪的柬埔寨国王，对两种道路都有所尝试。后来的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朗诺（Lon Nol）和波尔布特（Pol Pot）都试图选择第二条道路；1979—1991 年的柬埔寨国，前期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则选择成为越南的保护国。联合国的保护（1991—1993）使柬埔寨摆脱冷战的影响，几个相互竞争的保护国在柬埔寨事务中保持中立。20 世纪 90 年代末，柬埔寨和越南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993 年柬埔寨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此后一直避免受外来干预，不过近些年来，中国日益成为柬埔寨政府的重要盟国和援助国。

另一个主题是关于现代柬埔寨与过去的关系，这在今天也是一个焦点。毕竟有关吴哥的历史，都是由法国殖民者解读、恢复和遗留下来的。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柬埔寨人忘记了这段历史，即便有所记忆也是主要作为神话被记住？在尚未独立的时候，恢复过去的记忆和辉煌又有何意义？在吴哥王朝与现代柬埔寨之间的时期里又发生了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将早期的历史同后吴哥时期、殖民地时期、1954 年后发生的事情衔接起来？如何记住、教育和内部化解 20 世纪 70 年代的革命事件？现在仍有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要求在柬埔寨历史教学中回避太具争议性的东西。

第三个主题源于普遍渗透在柬埔寨人思想、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保护和等级问题。在柬埔寨大多数历史时期，似乎掌握权力的人（不只是自己这样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要比其他人更有价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值，老人在人们的观念中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从早期所谓柬埔寨印度化到 14 世纪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在这段时期里尽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秩序基本保持没变，一些平等主义思想渗透到柬埔寨社会关系中去，但不是很多。^①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柬埔寨人一定是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数个世纪，才至于能够普遍安于这种低级现状。如果确实如此，个人的身份经常同自己的从属地位联系在一起，那么政治独立又有何意义？

最后一个主题与第三个主题有关，源于一种惰性，这似乎是很像柬埔寨这样的农村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直到最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柬埔寨没有可以替代农业的生计产业，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增量式社会进步，柬埔寨人也不会去寻找这些，因为寻找的后果可能是遭受饥饿或当权者的惩罚。柬埔寨人还是重复着以前的生活——收获庄稼，养活家庭。农村、家庭和宫廷中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显然，这种态度符合上层阶级的利益，并能保持社会的有序，但这个过程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会招致下层阶级的愤慨。究竟如何维持其他社会阶层的稳定？在整个柬埔寨的历史中，治理（或 *rajakar*，字面意思“王室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那些某种程度上不用自己种地的人所享有的特权，被统治者为这些人种植粮食以换取他们的保护。

鉴于这种保守思想，有些学者认为，至少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柬埔寨及其人民还是处于“僵化不变”和“沉睡”状态。僵化不变的观念适合法国殖民当局需要，因为它意味着顺从。后来观察家看到，一些“非柬埔寨式”的革命活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些努力走上错误的方向，没有发挥合适的作用；还有一些“非柬埔寨式”的因素，促使柬埔寨成为全球舞台中的一员。

当然，僵化不变的观念是对历史一种过于简化的解释，但它在柬

^① 见 Lucien Hanks, “Merit and Power in the Thai Social Ord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4 (1962): 1247–61; David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Revisited”, in Chandler,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Selected Essays, 1971 – 1994* (Sydney and Chiangmai, 1996), pp. 310–25。

埔寨历史研究者和持有保守观点的柬埔寨人中间会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本书中该观点将会受到削弱，后面每一章中都会记录柬埔寨人生活的一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切实感受到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初年，随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柬埔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印度化的政治实体，这在第2章中会讨论到。第二次变化是公元9、10世纪时吴哥王朝的权力集中，这会在第3章中谈到。很多学者将吴哥政权视为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和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模式的典型例子。^① 吴哥政权遗留下很多宗教石碑和雕塑等丰富遗产。第4章会讨论到另一次转变，1177年占城（Cham）侵略者摧毁了高棉人都城，后来在高棉君主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的领导下重新建起一座佛教城市，阇耶跋摩七世是一位大乘佛教教徒。1220年阇耶跋摩七世逝世，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又发生了一次转变：大部分柬埔寨人从信仰一种带有些许大乘佛教色彩的松散的湿婆派（Shaivistic）印度教，转而信仰上座部佛教——一种产生于今天泰国中部的宗教，第5章中会讨论这一变化。十五六世纪时吴哥被人遗忘，就在同一时期柬埔寨人口重心向南部转移，二者很可能在柬埔寨历史上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资料的稀缺并且难以考证，对柬埔寨历史的中间一段时期，即从被遗忘的吴哥王朝到法国殖民统治，很难进行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这段时期与此前的吴哥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泰人文化的影响）降低了围在国王身边寻找恩宠机会的祭祀家族的地位。吴哥时期，这些家族通过他们同王室资助的宗教机构的联系，控制了吴哥周围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由于这些机构被寺院（上座部佛教寺院）所取代，那种曾经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也随之失灵，而且大规模的复杂水利工程（受益于这些工程，吴哥时期稻谷一年两季，有时一年三季）也被荒废。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再加上人

^① 见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res (comp.),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1969)。又见 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Angkor Cambodia: The 7th–8th Centuries* (Tokyo, 1998), pp. 7–16, 311–12。

口的外迁，精英阶层数量减少，而他们的利益却更具商业化。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转变发生在缺乏文献记载的时代。通过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考察这一转变前后的柬埔寨社会，但并不是在这些转变发生的时候。比如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人改变宗教信仰，这一过程是怎样完成的。类似的问题是，尽管很明显牵涉一些经济刺激，但还很难说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拥有土地的吴哥贵族转变为更加热衷于贸易的贵族，或者被后者所取代。

十七八世纪，柬埔寨被它的地理位置所害。它的首都地区——金边（Phnom Penh）/乌东（Udong）/洛韦（Lovek）——位于包括缅甸和暹罗在内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地区的东部边缘，并且非常靠近已经中国化的越南正在扩张的南部边界。换句话说，这个地区位于文化的断层带。这一现实影响到柬埔寨统治者的思想和行动，把他们拉进毫无取胜希望的现实政治游戏中去。18世纪末，柬埔寨受到内战和外国入侵两方面的摧残；甚至在好多年里没有国王。第6章和第7章论述的19世纪早期，或许是后吴哥时期最黑暗的一段。到19世纪中期，柬埔寨几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安东（Duang）国王（1848—1860）统治期间，经历了短暂的独立之后，柬埔寨又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相比于继续接受泰国的霸权，柬埔寨统治者可能更愿意法国保护的状态，但是法国很快就实行类似以前越南强加给柬埔寨那样的“文明使命”，当时柬埔寨国王的自主权受到很大削弱。

殖民时期柬埔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同东南亚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类似，但其激烈程度比不上受系统殖民统治较长的爪哇、缅甸和菲律宾。像其他殖民地一样，席卷柬埔寨的变化有助于组建柬埔寨民族国家的架构。这种架构在1945年曾短暂地出现过，1953年再次出现。^①

^① 见 David Joel Steinberg et al. (eds.),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1987), pp. 177—244, 书中讨论了“民族国家架构”的观念。编写此书的很多作者在另一部书中进一步扩充了这些观点，见 Norman G. Owen et al. (ed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2005)，特别是 pp. 161—283。

第 8 章和第 9 章论述的殖民时期，3 个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对外贸易、交通和人口方面。第一次大量种植用于出口的稻米和玉米，并且开始种植橡胶，这些都把柬埔寨同东南亚以外的世界联系起来。从来不曾特别强大的柬埔寨经济，部分依附于外部世界。政治独立并没有改变什么，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柬埔寨大部分外汇收入仍然靠出口稻米、橡胶和玉米赚取。

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以前相比，柬埔寨最显而易见的区别也许表现在交通方面。到 20 世纪 20 年代，乘汽车两天就能横穿柬埔寨——就在 50 年前还要花费数月时间。柬埔寨人通过公路、铁路前往全国各地，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市场。伴随这种新的自由迁移而来的社会变动显然非常重要，但是这却很难准确地用档案材料来证明。

最后，如果在 1863 年有一个柬埔寨人欢迎法国人的话（假使法国人的形象确实受到欢迎），那么到了 1950 年就有四个柬埔寨人对法国人说再见。当柬埔寨开始沦为保护国的时候，估计人口不到 100 万，到 1950 年初人口超过 400 万。由于国内局势保持和平和引进改善卫生条件，法国领导了一场人口革命，到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猛增，很快就给柬埔寨资源带来严重压力。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压力变得更为严重，现在柬埔寨人口达到 1300 万。^①

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柬埔寨具有多大的决定意义，这很难说，特别是因为直到 1945 年 3 月法国仍然保持着对柬埔寨名义上的控制。然而事后可以看到，1945 年夏日本同意柬埔寨独立，这对很多柬埔寨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后，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以要抵抗不要合作，要独立不要从属为主要内容——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包括柬埔寨农民、佛教高僧和受过教育的上层精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倾向于选择革命途径来改变现状，当然也偶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发生在 20 世纪

^① 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柬埔寨人口参见 J. Migozzi, *Cambodge: Faits et problèmes de population* (Paris, 1973)。

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变化，成为柬埔寨后来政治思想的基调。这个内容将在第10章论述。

柬埔寨虽然在1953年获得独立，但它的经济状况跟法国殖民时期没有什么变化。在前国王现在称为亲王的诺罗敦·西哈努克较为仁慈的独裁统治时期（1955—1970），教育普及，经济繁荣，现在很多年过50的柬埔寨人还称那段时期为黄金时期。不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西哈努克对柬埔寨政局控制能力的下降，新的力量兴起，包括由柬埔寨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缩写CPK）领导的革命运动走向前台，一位叫桑洛沙（Saloth Sar）的中学老师领导着柬共，他就是后来的波尔布特。⁷

1970年3月，柬埔寨国民议会通过投票将西哈努克赶下台。此后不久，新组建的亲美政府宣布柬埔寨实行共和。这一举动结束了柬埔寨一千多年的王权统治（1993年又恢复），其背景是越南共产党的入侵、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以及柬埔寨国内政府与忠于西哈努克武装力量之间兴起的战争。柬共很快取得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的主导权。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到1975年4月，当时共产党（也就是西方社会众所周知的红色高棉）取得胜利。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红色高棉政权摧毁和推翻柬埔寨很多制度安排，强制市区人口离开城镇和都市，像农业劳动力一样并排耕作（士兵和柬共干部除外）。新政权还取消货币、市场、正规学校、佛教活动和私有财产。在奔向社会主义乌托邦运动中，大约有两百万柬埔寨人，或者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疲劳工作、营养不良或缺乏治疗，还有的是被处决而死。

1977年，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缩写DK）领导人决定要发动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争。此举断送了自己的命运。此时，农村地区的经济灾难和对柬共高层成员忠诚度的怀疑，促使波尔布特和同伴在党内启动清洗运动，在这期间，至少有15000人被送进秘密监狱接受调查，在被迫提供详细但经常是虚假的认罪书后遭到

8 处决。^① 还有数万人，主要是柬埔寨东部地区，因为被指支持越南 1977 年和 1978 年的入侵而被杀。这些人被说成是长着柬埔寨人的身体却怀有越南人的思想。这些恶行加速了民柬政府的垮台，为越南的入侵铺平了道路。1979 年后，柬埔寨（此时国名先是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后改为柬埔寨国）在越南人的保护下努力站起来。这些年，柬埔寨政权屈从于越南人的指导和控制，尤其是军事防务、内部安全和对外关系等领域。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多次投票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承认民柬代表占据联合国席位。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得不到外交承认（除越南的盟国的外），也就不能获得发展援助，因而国家经济恢复缓慢。抵抗力量声称受西哈努克、柬共一个缺乏组织性的中产阶级团体的领导，他们在泰国得到庇护，并且美国和中国带头领导联合国予以支持。在 80 年代，波尔布特的武装力量估计有 2 万到 4 万人，也获益于中国广泛的军事援助。

重新寻找和形成柬埔寨自我身份的过程不是重建革命前柬埔寨面貌那么简单，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这一过程仍在持续，同时还在进行着另一个转变，即今天的柬埔寨已经是东南亚这一更大家庭的一员，并已走向全球市场。

鉴于这一系列变化的重要性，再考虑到有关柬埔寨的经济数据比较缺乏，本书除了捎带提及外，很少谈到柬埔寨的资源或者该国的经济。除了会在最后一章所讨论到的最近在柬埔寨沿海发现储量巨大的石油资源外，柬埔寨经济在本书探讨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没有什么变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生产领域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

在第 2 章所讨论的柬埔寨历史早期，谷物的种植，其中很可能大部分是水稻，养活着湄公河三角洲的人民，也就是中国人称的扶南。

① 见 David Chandler, *Voices from S-21: 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9)。在各省监狱中被处决的人数可能更高，见 Henri Locard, “Le Goulag des khmers rouges”, *Communisme* (1996): 127 – 64。

中国史料记载，柬埔寨农民在人工小池塘（高棉语叫 *trapeang*）里蓄水，用来洗澡，或许还用来灌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动荡时期。当时柬埔寨农村经济在经历了快速扩张之后，又在很大程度上陷入瘫痪。第 3 章会讨论到吴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推动了早期技术的发展。季节、水、稻子和基础农业之间的关系在柬埔寨历史上始终至关重要。不过，主食之外的补充食物可能有一些变化。野生猎物的数量无疑减少了，近代柬埔寨人可以获得进口的加工食品。但是，主要的补充食物——鱼、根茎食物、本地种植的香料——世世代代很少改变。现在学术界越来越细致地关注起吴哥经济，发现吴哥经济有些特别之处，跟大部分邻国不同，吴哥从未使用过任何形式的货币。

直到最近，柬埔寨的农村工艺总体上保持未变。罐、镰、牛车、无光泽的陶器和棉布——能够说出名字来的只有这五种——从 12 世纪出现在吴哥浮雕上到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柬埔寨经济保持不变的第三个方面是出口领域。直到殖民时期，用于出口的种植作物（主要是橡胶、玉米、胡椒和稻米）改变了柬埔寨的民族经济，而在此之前，柬埔寨出口的货物大部分是森林里的野生产品，如犀牛角、兽皮、象牙、豆蔻、漆器和香料等。出口这些产品换来供柬埔寨上层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因此留意当时负责收集这些产品的林区居民同平原地区农业居民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很重要的。这种关系会在第 6 章论述 19 世纪历史时有所探讨。

关于柬埔寨经济的另一个议题是季风每年带来的损害。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一样，柬埔寨有两个而不是四个显著区别的季节。受东南季风控制的雨季，从 5 月一直延续到 11 月。其余时间是旱季。这些年来，稻农和行政人员根据雨水的多少来调整他们的活动。雨季时，柬埔寨很多地方被水所淹。因而，至少在殖民时期以前，军事行动几乎从来没有在雨季天气进行；同时，一旦进入雨季，由于田地里没有什么农活可做，青年人正好利用这几个月，或者短期旅行，或者到寺院修行。

与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国家不同，柬埔寨没有南北走向的山脉，可以成为阻碍军事渗透的屏障。北部边界和柬越边界的一部分是低矮的山丘。这些对于外敌入侵——无论是吴哥时期的占婆抑或是最近的越南——从未是大的问题。柬埔寨易受攻击的地势条件是柬埔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也是柬埔寨对外关系中的一个主题，这在吴哥衰落之后尤为明显。反之，在柬埔寨的强盛时期，它也很容易向东部平原和泰国中部扩张，将统治领域延伸到越南人没有完全占领的湄公河三角洲。

一方面，由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柬埔寨都没有深水港，海上商船需从南中国海逆流而上才能到达柬埔寨首都。另一方面，以外国军队为代表的外部影响力倾向于通过陆路进入。第 4 章所论述的柬埔寨改信上座部佛教就是这一渗透同化过程的一个例子。

我所列出的柬埔寨历史中的变与不变在 1975 年时曾受到攻讦。当时柬埔寨的历史经验正受到民柬政权的挑战和抹杀，他们极力割断革命时期的柬埔寨和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之间的延续性，不管这种延续性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① 1973 年间，美国的 B-52 轰炸机从关岛和泰国起飞，在柬埔寨农村地区投下数吨炸弹，几乎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向日本本土所投炸弹的两倍。这对柬埔寨农村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也知之甚少。

美国轰炸造成的农村破坏和柬共对过去的批判都给柬埔寨人民的记忆和行为造成重大影响。进入 21 世纪，柬埔寨是一个被自己最近的历史所伤害而与自己远古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一座遗迹展示在国旗上的国家。

柬埔寨过去的复杂性应该促使历史学家不要对柬埔寨做出盲目预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 David Chandler, “Seeing Red: Perceptions of Cambodian History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233 – 54。又见 Claude Jacques, “Nouvelles orientations pour l'étude de l'histoire du pays khmer”, *Asie du sud-est et monde insulindien*, Vol. 14 (1982) : 39 – 57。最近时期，柬埔寨学校中很少教后吴哥时期的历史，而关于红色高棉的历史现在（2007 年）则完全不教。

测。现在柬埔寨还只是处于部分全球化的后革命阶段，在此时就对柬埔寨社会的前景做出断言，还有些太早，也很困难。但是民柬政府发言人习惯称之为“两千年柬埔寨史”仍然与最近发生的事情和今天的柬埔寨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出于这些原因，柬埔寨历史应该得到持续的关注，这正是本书接下来希望所能提供的。

第2章 柬埔寨历史的起源

13 没有人确切知道人类在今天柬埔寨境内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来自何处，以及大约在公元3世纪传入使用印度字母文字之前他们都使用什么语言。然而，根据对柬埔寨西北部拉昂斯平（Laang Spean）洞穴中同位素碳-14的测定，早在公元前4200年这里的人就知道如何制造陶器。大约在一千年后，在靠近海洋的另一个洞穴中也开始有人居住。估计第一批到达此地的柬埔寨人要比上述两个时间早很多；在柬埔寨东部发现的石器文化证据，要更为原始。在三隆森（Samrong Sen）发现的头盖骨和人骨，生活在约公元前1500年，表明史前柬埔寨人跟今天的柬埔寨人在体质上非常相近。^①

关于早期柬埔寨人源自今天的中国、印度还是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在学者中仍有争论；有关史前时期在该地区出现的不同民族迁徙浪潮的理论也是如此。但最近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期东南亚大陆出现了比较先进的文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里是最早种植水稻和最早炼铜

^① 参见 C. Mourer,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préhistoire du Cambodge", *BEFEO*, Vol. 80: 143 - 87。也可参见 J. P. Carbonnel, "Recent Data on the Cambodian Neolithic", in R. B. Smith and W. Watson (eds.), *Early Southeast Asia* (Oxford, 1979), pp. 223 - 26; Donn Bayard, "The Roots of Indo - Chinese Civiliz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re -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 (PA), Vol. 53, No. 1 (Spring 1980); 89 - 114。

的地区。不管怎样，公元初期生活在今天柬埔寨境内居民所说的语言很有可能同现在的柬埔寨人或高棉人的语言有联系。孟—高棉（Mon-Khmer）族语系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大陆，以及一些岛屿和印度部分地区。¹⁴现代越南语，虽然深受汉语的影响，也是高棉语系的一个远亲。很难说出这些语言是在什么时候互相分离的；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分离发生在几千年以前。高棉语不是这个地区的新到者，这不同于东南亚大陆的其他民族语言（越南语除外）。语言的连续性是柬埔寨历史研究者们产生兴趣的众多因素之一。拉昂斯平洞穴的意义不仅在于人们在那居住了很长时间（通过对洞中最新的碳 -14 测定，到公元 9 世纪还有人类活动），还在于这里出土的最早时期的陶器，其制作方法和雕刻模式在大约 6000 年的时间里都保持未变。

法国人经常强调柬埔寨历史的“僵化不变”，是他们在 19 和 20 世纪给该地区带来了变化和文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被波尔布特的革命政权所承用，他们宣称柬埔寨人沉睡和被奴役了 2000 年。这两种论点忽视了大量事实。20 世纪 70 年代的革命是柬埔寨自史前时代以来所经历的第五次重大变革。革命前的柬埔寨人不像波尔布特那样蔑视传统，正如一句柬埔寨谚语所说的，“不要选择一条笔直的路，也不要拒绝一条曲折的路，选择你的祖先走过的路”。或许，这一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以生存为导向型社会的特征，在这类社会中任何社会试验都可能导致饥荒，能够产出足够食物的技术代代相传。

我们对史前时代柬埔寨人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们的饮食同今天的柬埔寨人相似，包括吃很多鱼。早期的房屋好像很可能高出地面，需要用梯子方能进入。衣服不是很重要，中国古书记载称柬埔寨人都是裸体。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以后，柬埔寨人居住在防御型的村庄里，通常是圆形，类似今天居住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

15 的一些部落。在柬埔寨东部已经挖掘出这样的村庄遗址。^①同该地区其他早期居民一样，柬埔寨人很早就饲养猪和水牛，他们采取所谓的“刀耕火种”方法种植水稻和块茎作物，这种方法在整个热带地区以及中世纪的欧洲都很常见。早期居民很可能把自己很多风俗和信仰传承给该地区的后来居住者，但是我们不能确信这一点，而且用我们今天在所谓原始部族或 21 世纪农民中所看到的东西去解读史前和早期的柬埔寨，本身就存在危险。我们不能确定现代的风俗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后是否发生变化。例如，柬埔寨人的发型在 18 世纪初期发生了很大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在革命政权下再次改变。

尽管如此，自吴哥时期（从 9 世纪到 15 世纪中期）以来，甚至过去几千年来，柬埔寨人生活和思想中某些成分不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些成分可能包括在农历新年玩的乡村游戏，祖先灵魂（纳塔/*nak ta*）与石头、历法和土壤的相互联系，对水神和龙的信仰，文身护佑的观念，以及嚼槟榔的习惯，等等。

印度化

当我们讨论柬埔寨在公元初年所充斥着的革命性变化时，柬埔寨“僵化不变”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化现象，即柬埔寨人吸收或选择印度文化元素的过程，该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②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一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在不同的时期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法国和荷兰学者提出的有关印度化

^① 见 Yashushi Kojo and Sytha Preng,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a Circular Earthwork at Krek, Southeastern Cambodia”,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Vol. 106 (1998) : 229 – 44; Charles Higham,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2002), p. 185。

^② 见 I. W. Mabbett, “The Indi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SEAS), Vol. 8, No. 1 (March 1977) : 1 – 14, and Vol. 8, No. 2 (September 1977) : 143 – 61; Paul Mus, *India Seen from the East*, trans. by I. W. Mabbett and D. P. Chandler (Clayton, Australia, 1975); and 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The 7th – 8th Centuries* (Tokyo, 1998), pp. 51 – 58, 该书强调了社会因素。有关语言学的依据，见 Judith M. Jacob, “Sanskrit Loanwords in Pre - Angkor Khmer”, *Mon - Khmer Studies*, Vol. 4 (Honolulu, 1977), pp. 151 – 68; Michael Coe, *Angkor and the Khmer Civilization* (New York, 2003) pp. 63 – 64, 该书对这一时期做了较完善的总结。

docsriver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的理论，通常不重视本地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过分夸大本地因素的重要性。正如乔治·戈岱斯（George Coedes）所说，受过印度文化培养的学者通常强调印度的“文明使命”，而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则强调本土反应。^①

历史学家必须对交流的双方都要关注。文化变迁的过程是复杂的。¹⁶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印度文化元素要比当地文化更受欢迎？哪些元素被吸收，哪些被修改，还有哪些遭拒绝？在讨论印度化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人类学家冠以“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范畴，前者与印度、梵文、宫廷和印度教相关，后者与柬埔寨、高棉、乡村和民俗信仰有关。在柬埔寨的案例中，这种分类并不是特别有用。我们不能贬低大传统在柬埔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性。比如，僧侣佛教在乡村是否适合？或像祖先崇拜和民间故事等小传统是否会在宫廷之中？农村智慧总是能渗透到宫廷之中，在印度教史诗、佛教传说或本生经(*jataka*)故事中所崇拜的王室价值观也渗透到农村生活中。今天，柬埔寨城市和农村文化传统还以类似的方式相互作用。

尽管如此，印度化过程使得柬埔寨成为一个类似于印度的地方。例如，在19世纪柬埔寨农民仍然穿着具有鲜明印度特色的服装，他们很多行为方式更像印度人而不像他们的近邻越南人。例如，柬埔寨人用匙子和手指吃饭，用头搬用货物；他们包头巾而不是戴草帽，穿裙子而不是裤子。乐器、珠宝、字母和手稿也呈现出印度风格。也有可能印度人在较早的时候把养牛技术介绍到柬埔寨；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方，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掌握该技术。

史前时期印度和柬埔寨之间的贸易可能在印度梵语化之前就早已开始。实际上，正如保罗·穆斯所认为的，柬埔寨和印度南部，以及现在的孟加拉，很可能都属于“季风亚洲”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祖先

^① G. Coedes,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1966), pp. 54–55.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古代南印度的 Calukya – Pallava 铭文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传达柬埔寨的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它又是如何适应高棉人的书写的。

17

和守护神在农业循环中的作用。^① 他们通常供奉天然类似或人工雕成的石制阴茎。这样的祭祀被认为能够保证土地产量。虽然类似这样的崇拜不只限于亚洲，但正如穆斯所指出的，游历过柬埔寨的印度旅客会“认为”这与印度祭祀湿婆（Siva）及其伙伴的仪式类似。同样，一个去过或听说过印度的柬埔寨人，也会将他所崇拜的神视为印度的神。

大约在公元后第一个 500 年里，印度向柬埔寨提供了文字体系、众神传说、诗歌韵律、记载诗歌语言（梵语）、社会等级（不同于种姓制度）方面的词汇、佛教、普世王权思想，以及对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绘画、天文学和美学新的观察方法。如果没有印度，吴哥绝不会已建成；然而，不像中世纪的巴黎是罗马的一个城市，吴哥从来不是一个印度城市。

印度在柬埔寨的影响不是通过殖民或武力强加的。印度军队从来没有入侵柬埔寨，如果个别印度人常常在柬埔寨享有很高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使当地人相信他们配得上这种地位。当印度人作为冒险家或者商人第一次来到柬埔寨时，他们融入当地居民中。或许，曾经去过南亚次大陆的柬埔寨商人经常把印度的信息带回来。中国的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在越南人中造成身份危机，而印度化在柬埔寨人中从未产生身份危机。柬埔寨从未抵制过印度，而印度在何种情况下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此外，与越南同汉族中国的关系不同，在大约 14 世纪以后，柬埔寨不再需要印度的理念、批准或建议。印度化赋予柬埔寨精英一种生活模式和语言，而它又不只局限于政治方面。在柬埔寨精英阶层语言和行为中体现出的等级安排，虽然受到印度模式的一些影响，但从没有形成显著的种姓制度，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到柬埔寨社会。在农村层面，种姓考虑从来没有扎根；中世纪柬埔寨宫廷中类似于种姓制度的安排，可能只不过是一套仪式程序，以显示对印度

^① 见 Paul Mus, *L'Angle de l'Asie* (ed. S. Thion) (Paris, 1977)，特别是 pp. 109–21。